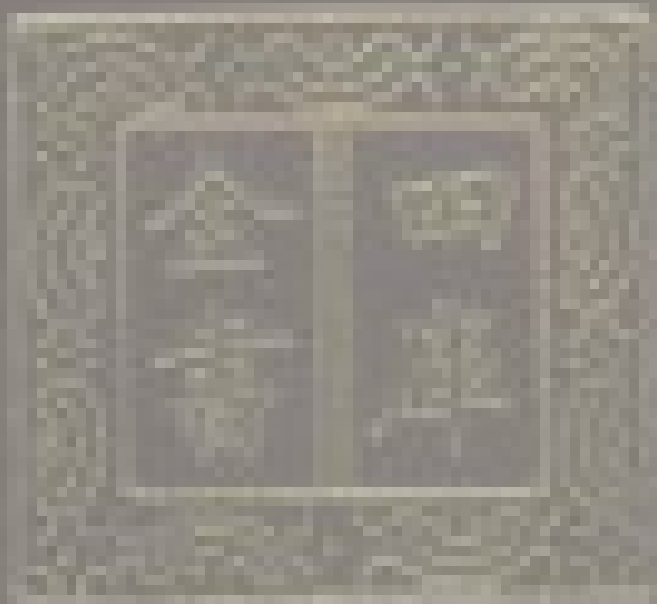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六七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經

義

考(三)

清 朱彝尊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李充棟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

繆璘

校對官編修_臣

秦泉

謄錄監生_臣

顧光曦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畧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又曰瑕

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

魯閭丘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為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為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戴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顏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

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

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為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為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

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

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亢父子尚傳其

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克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顯宗即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褒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克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無用曹

袁新禮

呂祖謙曰一代合有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袁專學識緯所論皆識緯之言此為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濶不能畧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隋志夏小正別為卷唐志無小正之別

欽定四庫全書

闕

漢書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旃鄉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

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六

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問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

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脩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並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七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耆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

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違而木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耆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太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違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

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四篇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今攷禮祭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勸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攷雖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祭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傳篇則賈誼書之保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

傳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几席楹杖器械七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又曰大戴禮既已闕佚其間又多雜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況經文乎小戴刪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

戴之明堂位篇能記龜文之位為明堂九十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異取焉且如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步中采芡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駁皆誤作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

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秦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

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

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採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貴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理物

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疊疊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

卷一百三十八

十二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一篇復出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者也雖為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吳

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觀禮之義哀公問行去係傳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避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祭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第四十三荀卿禮論篇有之比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傳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有

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達明君也

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聞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威德第六十六自民之為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大抵相似朝事義第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為畧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為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秦間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大戴小戴又遞為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

此

盧氏辨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卷一百三十八

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杜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荏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

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養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徵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徵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考卷一百三十八

七

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骨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雖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

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八

六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授梁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橋仁李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

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殷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所記之人

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

見務以自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欽定四庫全書

禮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又曰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語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已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異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時雜記也

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五

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

項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

必欲曲為之說使貫為一家則妄之甚者也禮弓之言喪或以為大功或以為齊衰或以為當使之喪或以為不使之喪或以為可反或以為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為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為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辟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摺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六

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

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咸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九

七

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又曰以記為經則雜焉不可也之以為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為傳焉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